



今 年11月16日，“美国国家图书奖”在美国纽约揭晓。本年度，共有1223部著作提交给评奖委员会。如果按照种类来划分大体如下：小说类315部；非小说类441部；诗歌类189部；青少年文学类278部。与2010年参评的1115部相比，在总数及分类上都有提高。那么，今年奖项都有哪些作家最终入围？获奖作家的作品有何独特之处？今年的评审又体现了美国当代文坛的哪些特点？

《拾骨》：一部令人伤感的小说

在“小说类别”中，最终入围的5部作品分别是：沃德(Jesmyn Ward)的《拾骨》(Salvage the Bones)、克里瓦克(Andrew Krivak)的《旅居》(The Sojourn)、奥布雷特(Tea Obreht)的《虎妻》(The Tiger's Wife)、大家(Julie Otsuka)的《阁楼上的佛像》(The Buddha in the Attic)和珀尔曼(Edith Pearlman)的《双目观察》(Binocular Vision)。最终胜出的是沃德的《拾骨》。

沃德是一位非裔美国女作家，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德莱尔，现居于此。她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2010到2011年度，她曾任密西西比大学的访问驻校作家。说起来，沃德应该算是一位新作家。她在2008年才出版了第一部作品《哪里疼痛》(Where the Line Bleeds)，颇受好评。沃德现任南阿拉巴马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

小说《拾骨》讲述了14岁的不幸女孩儿埃斯克的故事。她小时候，母亲因难产而去世，父亲是个酒鬼。造成母亲死亡的小弟弟差不多就是由埃斯克一手带大的。有一天，埃斯克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而让她怀孕的男孩儿不过是把她当成玩具而已。恰在此时，家人得知飓风将会席卷她们位于密西西比的家乡。这个时候，就连父亲也开始担心飓风所带来的破坏。埃斯克和她的三个兄弟决定把门窗堵死，然后存储一些食品以应对未来的风暴，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食物以及物品可以让他们去储存。至此，飓风成为了故事的大背景。而小说主要讲述了此后12天中，孩子们尽量为了家人而互相做出牺牲，努力去维护家庭中那份难得的亲情。

动态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2011)颁奖典礼”暨十周年庆典在京举行

本报讯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2011)颁奖典礼”暨十周年庆典12月1日在京举行。英国作家理查德·弗朗西斯的《古泉酒馆》、法国作家让-克里斯托夫·吕芬的《卡迪巴》、俄罗斯作家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的《脑残》分享了本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微山湖奖”，3位获奖作家均赴京领奖。

《古泉酒馆》讲述了英格兰南部的一个酒馆的故事，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发掘出故事，在日常生活细节中发掘出诗意。理查德·弗朗西斯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称该书是一部非常“英国”的书，它讲述了一天之内发生在酒吧内的故事，讲述了个人经验融入社会大众的过程、生活的意义和死亡的前景。弗朗西斯说，《古泉酒馆》能被中国读者接受，意味着无论地域差异有多大，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人生基本矛盾的感受是共通的。

小说《卡迪巴》涉及当下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恐怖主义”。小说讲述了一个就职于外交部的法国女人被卷入一起危险事件中，随着情节展开，她的身份逐渐明朗：介于欧洲和伊斯兰两个世界之间，两种文化冲突造成了主人公身上的矛盾。作家让-克里斯托夫·吕芬曾凭借《埃及俄比亚人》(1997)和《巴西红》(2001)两次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卡迪巴》在描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种文化冲突的现实的同时，也提醒读者警惕恐怖主义的威胁。

俄罗斯“布克奖”得主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的作品《脑残》通过一个俄罗斯当代“新人”的荒诞遭遇，探讨了在旧有意识形态结合网络暴力对个体生活的侵犯下，坚持并捍卫自由的可能性。俄罗斯媒体称小说主人公是俄罗斯的“当代英雄”。斯拉夫尼科娃说，无论是莱蒙托夫时代的“当代英雄”毕巧林，还是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马克西姆·叶尔马科夫，都既不是“正面的”，也不是“负面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思考。



理查德·弗朗西斯、让-克里斯托夫·吕芬、奥利加·斯拉夫尼科娃致辞

除了上述3部作品外，还有3部作品入选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所著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天使之城或弗洛伊德博士的外套》，通过回忆与告别的自白展现对德国历史大语境中个人命运的独到反思。智利作家埃尔南·里维拉·莱特列尔的《复活的艺术》通过描述一个自称基督在世的一生，展现了上世纪前半叶智利北部某硝石矿区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韩国女作家申京淑在小说《哪里传来找我的电话铃声》中，缅怀了青春的革命与爱情，融合了民族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人成长的细腻体验，表达对个人命运和当代文明的思考。

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以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开始举办“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和出版活动。评选初始，主办方选择了英、美、法、德、俄等国以及西班牙语为主要评选对象，2008年增设了东方文学评选委员会。随即，日本、澳大利亚、爱尔兰、韩国等国作品相继入选。自第一届评选揭晓至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举办10届，共有19个国家的62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有2001年因《老谋深算》获奖的美国著名作家安妮·普鲁；2003年俄罗斯文学泰斗瓦·拉斯普京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中

书榜单。

《转向》写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发现：1417年的冬天，一个接近40岁的男人在图书馆激动地发现了一部特别古老的手稿。这个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淘书者，也是意大利的学者、作家和人文学者布拉乔利尼。正是他的发现，让古罗马哲学史诗《论事物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ings)的手稿重见天日，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他在诗中宣扬了在当时看来极为危险的观念：宇宙的活动无需诸神的帮助，人们在宗教信仰中的恐惧心理有损于人类的生活；物质是由很小的粒子组成的，它们不断地流动、碰撞且在新的方向转向。

正是这本书的复制和翻译启蒙并点燃了文艺复兴的星星之火，激发了诸如波提切利这样的艺术家和布鲁诺这样的思想家；构成了伽利略和弗洛伊德、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对蒙田、莎士比亚和杰弗逊等作家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Bruce Smith)的《祈祷》(Devotions)。获奖者为芬尼的《转移与裂变》。

芬尼现任美国肯塔基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此前出版过3本诗集，其中，《世界是圆的》(The World Is Round)获得2004年富兰克林诗歌奖，《大米》(Rice)则获得1995年PEN笔会美国公开书目奖。

《转移与裂变》是芬尼的第四部诗集，其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来自非裔美国人，这其中既有历史人物如民权运动的领袖帕克斯，也有当代人物如前国务卿赖斯；既有堕落少女，也有被遗弃的女人。在她的笔下，情色、政治与家庭事件，都以艺术与激情的方式表现了出来。

《离开与回归》： 越南裔少女的奋斗之路

最终入围“青少年文学类”的5部作品分别为：赖(Thanhha Lai)的《离开与回归》(Inside Out & Back Again)、比林斯利(Franny Billingsley)的《钟声》(Chime)、爱德华森(Debby Dahl)

的市场、各式各样的传统，还有热情的朋友以及她自己喜爱的木瓜树。但很快，越南战争爆发了，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乡。哈的父亲在越战中失踪了，她和母亲以及三个哥哥一起逃离了西贡。她们一家登上了驶往希望之地的轮船。她们先是抵达关岛，接着到弗罗里达，最后抵达阿拉巴马。在美国，她们一家找到了避难之所，但迎接她的不是友好欢迎，而是一些国家极为不友好甚至是卑鄙下流的粗暴对待。可以说，哈在阿拉巴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冷漠的人们、无趣的食物、奇怪的景物。但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一个小姑娘的视野，让人们看到她在移居新国家时的变化、梦想和悲伤。

该小说的写法独特，采用了简单易懂、短小精悍的自由体方式，很好地再现了一个移民儿童的真实生活。哈的故事取材于赖的个人经历，从一个儿童难民的视角，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者曾经的挣扎和奋斗以及在异国他乡被异化的经历。

阿什贝利：老诗人荣膺杰出贡献奖

除了上述4位作家获奖之外，现年84岁的老诗人阿什贝利(John Ashbery)荣膺2011年度杰出贡献奖章。阿什贝利曾经是“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得者，其著作也曾4次入围。他是杰出贡献奖的第21位获奖者。

阿什贝利1927年出生于纽约。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从1953年起开始诗歌创作，此后出版了诗集，获得过美国几乎所有的诗歌奖项。他的诗集《凸镜中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获得了美国三大奖项：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其作品被翻译成20余种外国语言。

与此同时，迈阿密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办人之一卡普兰获得公共服务奖。卡普兰是美国书商协会的会长。在创办书店、创建图书博览会和高校图书馆建设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

少数族裔的历史与现实

今年的获奖人选及其作品体现了当今美国文坛的一些典型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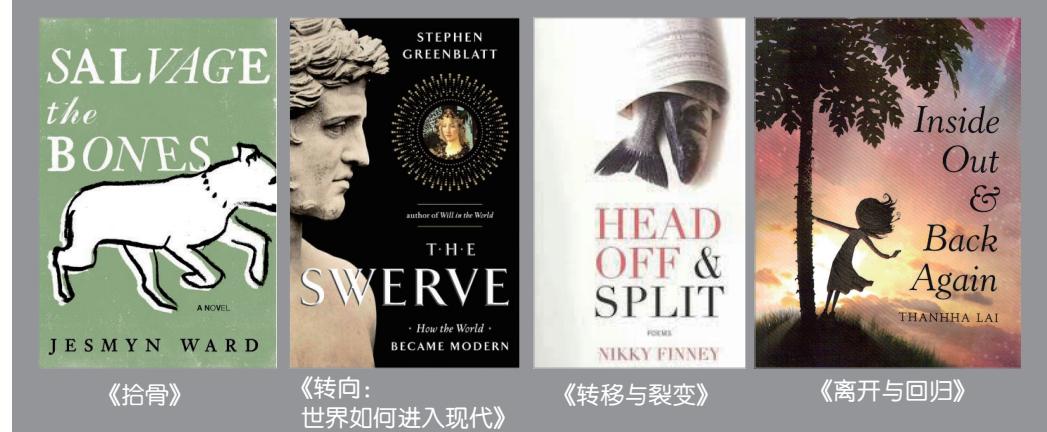
首先是新、即新人新面孔居多。除格林布雷特是学界知名人士而为大众所知之外，其余3位获奖者几乎都为文坛新人或者刚刚出道不久。诗歌类获奖者芬尼算是其中资格最老的了，但其获奖作品也不过是她的第4部诗集。小说奖得主沃德，不过是在3年前才出版了第一部作品，获奖作品算是其第二部重要作品。而青少年文学奖的桂冠则是授予了刚刚写出处女作的作者赖。

其次是少数族裔写作居多。所谓少数族裔有两层意思：第一，四位获奖者之中，除了格林布雷特之外，两位是非裔作家，一位是亚裔作家；第二，同样，在四位获奖者中，有三位为女性。

第三是上述少数族裔作家作品的主题、人物与故事也都与少数族裔的群体及其生活密切相关。沃德描写的是自然灾害面前黑人家庭的爱恨情仇，芬尼用诗歌在为黑人的历史与现状呐喊，赖则以动人的笔调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亚裔在美国艰难的奋斗之路。

即使在当今美国，现实生活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与现实际遇，依旧是作家写作的焦点，也是读者关注的焦点。

□郭英剑



该书仿佛在告诉人们，一首诗可以改变世界。但其中对于历史文献细节的挖掘和思考更为引人入胜，也让人们看到了历史文献的丰富多彩之处。

《转移与裂变》： 展现非裔美国人的情感世界

“诗歌类”最终入围的5部作品为：芬尼(Nikky Finney)的《转移与裂变》(Head Off & Split)、科曼亚卡(Yusef Komunyakaa)的《变色龙沙发》(The Chameleon Couch)、菲利普斯(Carol Phillips)的《双重阴影》(Double Shadow)、里奇(Adrienne Rich)的《今夜没有诗歌》(Tonight No Poetry Will Serve: Poems 2007-2010)和史密斯

Edwardson)的《我的名字不容易》(My Name Is Not Easy)、马林(Abler Mairin)的《肉与血如此便宜》(Flesh & Blood So Cheap: The Triangle Fire and Its Legacy)和施密特(Gary D. Schmidt)的《现在可以》(Okay for Now)。最终获奖的是赖的《离开与回归》。

赖有着不幸的童年。她生长在越南，1975年移民到美国阿拉巴马州。目前生活在纽约市，在帕森斯设计学校教授写作。她无疑是一位极其幸运的作家，《离开与回归》是她的处女作，而这一部作品就获得了美国的图书最高奖。

《离开与回归》是一部小说，它描写了主人公哈及其一家人的生活。对于只有10岁的哈来说，她所熟知的地方只有越南的西贡市，那里有热闹

记得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曾表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从不考虑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只是希望引导大众去关注那些“伟大的边缘作家”。

关注边缘群体的意义在于，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描写他们的作品也算不上什么主旋律，但他们的生活不会也不可能因为某种统计原因便轻易改变。许多时候，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贫困，还可能包括心理弱势。美国作家汤姆·富兰克林的长篇小说《被遗弃的人》(湖南文艺出版社)，正是体现了作家关注弱势群体的精神。

书中主人公拉里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爱霉透顶”的人：自打孩提时代起，他便受到同学的奚落，好不容易有个女生辛迪愿意与他约会，却是霸道十足地利用他；他信守承诺，为辛迪保守秘密25年，结果反被辛迪约会的情人——他同父异母的黑人弟弟塞拉斯利用；他在父亲眼中是个什么事都干不成的笨蛋，几乎从未得到过应有的父爱；他努力表现以博得同学的好感，结果没有一个人在乎他；当他默默地接受这些不公平时，人们反倒认为他就是那个杀害辛迪和蒂娜的真凶……

从拉里的生活视角看去，除了朋友极其稀少外，至少在法律层面上，他不存在任何问题。经过无数失败的努力后，拉里渐渐默认了这种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的修车铺生意冷清到一连数天

瞭望台

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边缘人

——读汤姆·富兰克林的《被遗弃的人》

□禾刀

见不到一个客户，但他乐得其所，因为这样他就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在无数努力化为缥缈的云烟后，他甚至懒得花费心思去找一个能够与自己断绝的伴侣。然而，因为两起凶杀案，拉里无端又被卷进生活的旋涡。

几乎没有没人想过要替拉里昭雪，不幸中的万幸，那个曾让他背了25年沉重黑锅的兄弟塞拉斯，总算鼓起了揭开真相的勇气。但此时，塞拉斯已经从当年的棒球明星华丽转身为警察，更重要的是他摆脱了黑人与白人交友和辛迪失踪事件的纠缠。但此时的拉里，却已经从一位孤独的少年坠入涉嫌杀人的新孤寂。拉里本不欠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但社会却对他如此不公平。

拉里是看似五彩缤纷的社会中的异类，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他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但却是一个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真正底线。由于他缺乏朋友，缺乏社交圈，缺乏帮

助，他的生活看似平静，却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

汤姆·富兰克林将笔触伸向拉里这样的边缘群体，不仅仅在于构思了一个悬疑作品，更在于透过拉里这个特殊标本，展示社会世俗惯性的强大力量。绝大多数人自以为是的“主流”，很可能正是对极少数人权益造成破坏的主要力量。对更多身处社会边缘群体的人而言，其生活并不一定都像拉里这样具有戏剧性和偶然性，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对社会边缘群体加以关爱的重要意义。某种意义上，文学关注社会边缘群体，也是它走出被边缘化苦恼的一个途径。

作家主动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文学才可能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唤醒更多读者认清社会的不同结构，让文学的内容更为切近生活。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从中学到，对于每个人身边可能被边缘化的那些人，自己到底能够或者应该做点什么。



和平(油画) 毕加索 作

世界文坛

SHIJIE WENTAN